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春天期待的事

■ 章铜胜

生活中最美好的事,莫过于有所期待。期待生活过得更好,期待遇到美好的人和事,期待所有的人都平安顺遂。有时期待也会成空,或是不如期待的那样美好,这会让人失落,但新的期待会随之而来,生活就会在期待中变得越来越好。

每年的春天,我的期待总是很多,好像有些贪婪,但我相信春天是允许人们稍微贪婪一点的。

早春,期待去野外的麦地里放一回风筝,和家人一起,或是和朋友一道。这种想法大概是受清朝诗人高鼎的影响,他在《村居》一诗中写: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东风起,村外的小麦开始返青。刚刚返青,还没有起身的麦苗,是不怕踩踏的。风筝在风中御风而起,我们在青青的麦地里飞奔追逐,比谁的风筝飞得更高。此时,风筝牵引的,是我们在春天里想飞的心情。

期待一杯春茶。喝茶,不只是很多人的生活

习惯,可能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。爱茶者众,茶就有了众生相。杜甫喜欢“落日平台上,春风啜茗时”;周作人则爱与二三友人,聚于瓦屋纸窗之下,细品茶味的清苦;钱锺书喜欢喝的红茶,是一种混合的复杂味道,是杨绛说的“滇红取其香,湖红取其苦,祁红取其色”,我们喝的茶,可能只是一种习惯而已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期待在春天,于茶山的茶亭里,或是于茶农家,沏一壶新茶,细细品味,茶香茶味,既品味春风,也冲淡生活中的几许烦恼。

期待着去踏青,采挖野菜,尝尝春天的味道。汪曾祺在《野菜》一文中写道:“春天来了,是挖野

菜的时候了。踏青挑菜,是最好的风俗。”我家在长江南岸,江边和江心的沙洲上,有野生的茼蒿、水芹、芦芽等;东南部的丘陵地带,野外有冬笋、春笋、小竹笋、蕨菜之类;田地里的马兰、荠菜、野小蒜之类的更多。应季的野菜一上市,可以在市场买一点,也可以抽空去郊外,自己去采,花不了多少时间,便能收获满满。都是为了了一尝春天的味道。野生的茼蒿、水芹、芦芽都可素炒,有种自然的清香。茼蒿也可与咸肉同炒,肉的咸香与茼蒿的清香,是相得益彰的。春笋的吃法各地大致相同,我最喜欢的是用切片的冬笋与咸肉同炒,笋片吸收了咸肉的重油,更脆嫩,这道菜的食

材搭配真是绝妙,取它物之短为己所用,又扬了它物之长,堪称君子菜。马兰、荠菜多为凉拌,也可作馅。小蒜的香味重一些,家乡就将小蒜焯水切段,与米粉拌和,做成米粉粑粑。春天,吃过小蒜粑粑后,才值得在日后慢慢回味,那是可以记得的家乡春天的味道。

还很期待听听春天的声音。春风春雨,是听到的春天,风声轻细,鸟声欢悦。春天的雨很细,细到悄无声息,有时在草木之上,只是沙沙的轻响。春雨轻柔,但经不起它绵绵地下,不知不觉汇聚成溪流,涓涓而下,弹奏清澈悦耳的水声。不过春天最好听的,还是人们喜悦喧闹的声音,他们会为一朵花而惊叹,也会为一树花谢而感伤。

春天里,最期待的是春暖花开。春暖花开时,春风细、春雨柔、春花开、春叶新、春水生、春山绿,如此,人们的春衫也薄了,一切期待就那样自然地实现了。

与“牙匪”共舞

■ 闫忠新

小时候,因为换牙,因为龋齿,总是疼得我哭哭啼啼。却因着胆怯,我始终不敢去看牙医。当时父亲给我读了丰子恺的《口中剿匪记》,幼小的我很是敬佩老先生的勇气,但每每鼓足勇气到了医院门口,我总是被吓得哭闹着不肯进门,最终还是在疼痛哭啼中坚持到换牙结束。

后来的日子虽暗恨“牙匪”猖狂,却不敢不对其照顾有加。“牙匪”偶有骚动,我便愈加谨慎。上高中时从电动车上摔倒,牙齿居然先着地,当时有一颗牙掉了一小块,四颗门牙全部松动,剧痛让我差点晕过去,一天都不敢用牙嚼东西。夜里做梦,梦到满口的牙齿纷纷掉落,我吓得惊坐起来,出了一身冷汗。幸好年轻,牙齿并没有大碍。上大学时,我又开始长智齿,脸肿得像半个球,依然没敢去医院。几次三番的闹过之后,智齿与我居然相安无事三十余载。

谁料年过五十,“牙匪”猖獗,让我又回到了小时候的疼痛和恐怖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,我更加敬佩丰老先生以牙齿喻官匪的睿智。牙齿本是身体的一部分,曾是主人的忠仆和护卫,与主人痛痒相关。但居功自傲,慢慢变坏,对主人虐害,令主人寝食难安,苦不堪言。它们虽然屡屡向主人作祟,而主人因着往日的情分和内心对未知的恐惧,反而更加袒护它们,天天洗刷,细心保养,爱护倍加,不敢冒犯。

我以前害怕看牙医,并不如丰子恺那么多想法,只是单纯怕痛。听身边人讲在牙医那的痛是短痛,很多人信奉长痛不如短痛,而且万一尚能挽救呢!但我还是莫名的害怕。牙疼得厉害时也几次三番无奈走进医院,一看到医生舞钳弄剪,就又被吓得逃走,几次三番,连轴下让医生检查的勇气也没有。如今形势所迫,为了将来能正常生活,我终于自动地走进医院,躺在牙医的椅子上了。

拍片细察,医生说它拖得太久,有一颗需要补,有两颗需要根管治疗,有四颗智齿需要拔出。犹豫良久,决定先补轻微的,练练勇气,增加决心。电钻钻牙时,牙齿感觉十分酸爽,好在时间不长,尚能忍耐。罪行尚轻的“牙匪”暂时被教育成功。

那两颗被判改过的“牙匪”需要进行根管治疗,我如恨铁不成钢的母亲般,胆战心惊地把它们俩交给牙医,任由牙医处置。几次三番的后悔心疼,却仍一步步坚持过来,又成功改造两颗“牙匪”。

四颗智齿已有龋坏,尚未疼痛,可已经被牙医宣判了死刑。总是期待他们会坚持一下,本着多陪一天是一天的原则,以监督教育为主,但我心中决心已下,如有犯错,必“就地正法”。只愿这四个被判了“死缓”的牙匪心有所惧,不敢轻举妄动,我也可以和他们共舞余生吧。

但望着医生意味深长的微笑,我貌似看到这四颗智齿的最终结局了。

折取一枝春

■ 马俊

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我很喜欢这首趣盎然的诗。诗人把一枝梅花寄给远方的友人,这一枝梅花何尝不是整个春天?彼此的情谊如浩荡之春,只借一枝梅花聊表心意,诗人心思精巧细腻,想必友人收到这样的问候也会心花灿烂。

一枝春,一般是指梅花。不过在我看来,一枝春就是春天这首诗的一个优美意象,一枝桃花也是一枝春,一枝杏花也是一枝春,甚至一枝柳条,一根春草也是一枝春。一枝春,就是春天的一个符号,浓缩了春天最鲜明的特征。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一枝红杏是春天的一个轻吻。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一枝桃花是春水的一个笑靥,三两枝桃花是春天最动人的容颜。

行走在春天的暖风里,到处是春之盛况。浅草绿茸茸一片,春柳垂下千万条丝线,迎春花撑开一把把明黄色的小伞,白玉兰展现出高贵不凡的仪容,小野花在绿草间眨着星星般的眼睛……这样的时刻,我们会忍不住折取一枝春,送给最亲爱的人,与他们一起分享春天的欢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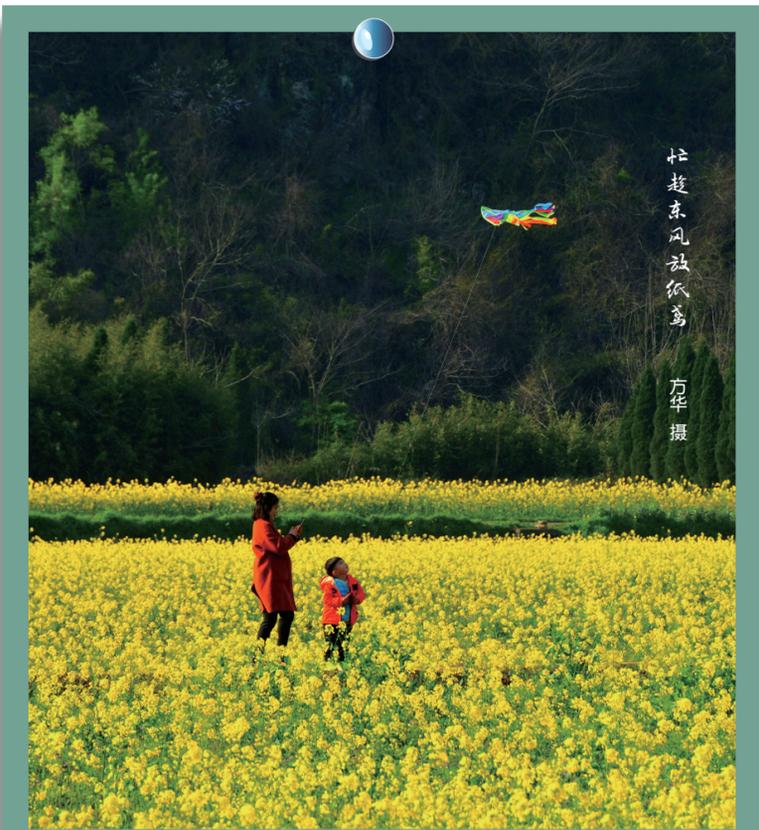
无须担心折花伤春,春天是最慷慨的,她把繁荣和富足演绎到了极致,处处绿色浩荡,处处花开如海。春天是最蓬勃的,万物的生命力无限张扬着,挥洒着生命旺盛的热情。折取一枝春,很快就有无数枝条、无数花朵生长出来。只要我

们不是过于贪婪,折取一枝春也无妨。“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春天里,你要折取一枝春天送给谁?

记得小时候,我家有一片桃园。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,父亲都会剪几个花枝,带回家里。母亲见父亲把桃花枝带了回来,笑得比桃花还灿烂。她接过父亲手中的桃花枝,然后修修剪剪一番。她剪过花枝,高低错落,疏密有致,很有美感。我知道母亲未必懂得什么插花艺术,不过人的很多能力是天生具备的,比如什么意识。母亲把花枝插到瓶子里,摆在桌子上,仿佛觉得把春天的颜色、气息统统都摆在了家里。

我还记得,有一年,我在一所山区小学教一年级。春天来了,我带孩子们去田野里踏青,教他们背诵春天的古诗。孩子们特别兴奋,他们虽然像花草一样生长在大自然之中,但并不留心田野里的美,大概觉得一切都是稀松平常的,所以熟视无睹。因为我的引领和启蒙,他们开始学会欣赏美好的事物。我对他们说,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都是有灵性的,一棵草就是一种希望,一朵花就是一份美好。第二天,我来到教室,发现讲台上摆满了孩子们送我的礼物:一枝柳条、一束桃花、一朵野花、一棵青草……他们笑微微地看着我,我也会意地笑着。

乡间无所有,折取一枝春。送一枝春天给别人,就送出了一份诗意和美好。一枝春就像火把,能够点燃春天所有的梦想。

忙趁东风放纸鸢
方华摄

与油菜花共享春天

■ 杨力

春天里,各种花竞相盛开,油菜花是其中之一。如果气候温和,油菜花会比你想象的还要早些到来。当红梅迎春怒放,你的注意力还痴迷在早春的消息中时,最先一拨油菜花已经被暖暖的春风吹出了花蕊,距离遍地金黄,已经不需太多时日。

小时候,每到春天,父母的身影就会出现开满油菜花的地头。在父母眼里,油菜花是一季辛劳的回报,未来每一株油菜花秆上结出的菜籽,就是父母辛苦的结果,也是丰收和幸福的期冀。农家人对土地的眷恋很朴素,尽心尽力侍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,不冷落任何一个犄角旮旯,只希望土地能读懂他们的勤劳,回报以丰衣足食。

不知从何时起,开满油菜花的田埂上,多了无数的城里人。他们徜徉在一簇一簇的花丛中,像一只只蜜蜂,匍匐下身子和眼前的花朵表达零距离的亲密,满眼的甜蜜惊喜,不时在眼里绽放,在嘴里迸发,仿佛油菜花就是他们隔了一个冬天没见的亲人。如果累了,他们会放下相机,铺上野餐垫,一帮人席地而坐,一边品着美食,一边愉快地唱着赞美春天的歌。我父母隔在远处听着,情绪也似乎受到感染,此时的父亲会摘下一朵油菜花,顺势插在

母亲泛白的鬓角,母亲则嗔怪父亲多事,脸泛红晕往一边跑去。

母亲回到家,心情十分舒爽,中午的餐桌上会增添一道荤腥。如果我们这些孩子在不断成长,但不管时光如何改变,不管长大的人如何改变,金黄的油菜花依然年复一年有着吸引力。春天里,人们会放下工作,卸下包袱,叫上亲人,晚上朋友,和油菜花一道共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。

其实想一想,油菜花并不金贵,却有一种让人返璞归真的亲切;油菜花也不奢华,那种金黄的纯净,为人们带来最热烈的春之讯息;油菜花也不只为迎合欣赏,花谢之后会以另一种身份登上每个人的餐桌,让我们懂得感恩、懂得回报,懂得人世间的每一个有内涵有担当的人。“爱他生计资民用,不是闲花野草流。”

转眼又是春来到,一拨拨的油菜花又在呼唤勤劳的我们,来吧,让我们一起去放松,去共享大好的春天吧!

认识一棵树

■ 鲍海英

幼时,我家在农村,庄园占地特别大,每到春天的时候,父亲特别爱栽树,因此我家房前屋后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。有一次,我发现屋后的草堆旁,不知何时长出了一棵小树。第一次注意到它时,我就好奇地向父亲:“爸,咱家屋后种了不少桃树,这一棵树,也一定是桃树吧?”

父亲看了看那一棵小树,分辨了好久,依然没有分辨出来。父亲说,也许是一棵梨树。我不禁对这棵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。也罢,既然有人来我家,我便多了一件事,那就是问他们是否认识那棵树。

一天,正在林业大学读书的表哥来我家,我赶紧把表哥拉到那棵小树边,问他:“这棵树你该认识吧?”他审视了一会儿,说:“这是一棵樱桃树,你看它的叶子,就是樱桃桃树的影子。”终于知道了这棵树的名字,而且是读林业大学的表哥确认的,这应该不会错。从此以后,只要有小伙伴来我家玩,我都会兴奋地告诉他们:“过几年我就有樱桃吃了,我家的那棵树是樱桃树。”

就这样,过了4年,那棵樱桃树慢慢长大。就在我上初中的那一年,它开花了。看它开了满树的花,一天晚上,我放学回家,父亲高兴地把拉到屋后的那棵小树边,高兴地说:“孩子,今年你有李子吃了,你看这棵李子树,花开得多好。”

“爸,这是一棵樱桃树。”

“别傻了,樱桃树什么样子,我能不知道吗?”

咱家的这一棵是李子树。”

想不到,被我叫了4年的樱桃树,原来是一棵李子树。

李子树开花花落,几粒微小的青果开始显现。就在我等着吃李子的时候,一场大风,让树上看得见的几粒微小的果子不见了踪影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沉浸在懊恼当中。

因为上了初中,我寄宿在学校,那棵李子树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。花开花落又一年,一天我放学回家,母亲笑着对我说:“屋后的那棵李子树,终于结枣子了。”明明是一棵李子树,母亲怎么说是一棵枣子树呢?

见我不信,母亲拉着我的手,来到屋后,把树端的几粒青枣指给我看。那儿确实挂着几粒小小的青枣,原来,我们家屋后的那棵树,既不是一棵桃树,也不是梨树,更不是樱桃树或李子树,它是一棵枣树。

如今十多年过去了,老家的那棵枣树早已长成了参天大树。每次想起这棵枣树,我的心中总会涌出许多感慨。想不到,这棵枣树,被我们张冠李戴,最后还是它用几粒果子证实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

在之后的人生中,我一直记着这棵枣树,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,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,就像一棵不知名的树,有时候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一棵什么树,必须等到你结出自己的果实,别人才会认识你。

虫子朋友

■ 张金刚

想起虫子,该是始于惊蛰。春雷震动,藏虫惊醒;蛰虫惊而出走矣。惊蛰当日,我俯身寻了再寻,却未见虫子的踪影。可稍不注意,天暖地喧,绿生红放,虫子们竟不知从哪儿全出来了,让我吃惊不小。虫子朋友,好久不见。

之所以称之为朋友,是因为它们几十年都是这副模样,从未变过。我看它们如初见,想必它看我却已不再是少年。也罢,既然有老交情,凑前叙叙旧未尝不可。时光正好,我愿与你们浪费这点儿时间。

蜂儿从不肯停歇片刻。它是住在村里老张家旧蜂箱的同乡,还是天南海北赶花期至此的来客?我揣度我的,它忙它的。钻进香艳的花蕊间,伸长腿脚扫呀扫、沾呀沾,纺锤形花粉球子坠得它飞得很吃力,连“嗡嗡”声也不再明快,闷声闷气的,招呼也不打,径直飞回蜂巢酿蜜去了。

同样高傲的,还有蝶儿。缤纷娇花凭风而舞,美丽的蝶儿自己便可翩然起舞,胜似一

筹。花开纵然惊艳,化蝶更是壮丽。“孤蝶小徘徊,翩翩粉翅开。”少时,蝶儿越是飘然不定,我越想捕在手上。无奈常是疾走追蝶,最终无处寻它。偶有捕到的时候,纵使沾了一手蝶翅鳞片也爱不释手。蝶儿又来,我只静看“蝶恋花”,没了一丝捕捉的冲动。

还有一种蛾,却没蝶儿讨喜。体型肥硕,色彩黯然,飞将起来也没蝶儿般婀娜轻盈,“扑棱棱”忽而撞灯,忽而撞窗,是个“愣头青”。我曾点燃煤油灯或一支蜡烛,坐在昏暗里夜读。正当专注之时,常有飞蛾忽地冲来,双翅扫过,扇得火焰抖动;偶尔穿焰而过,火光加剧,原来是烧了蛾翅,“啪嗒”落在桌上,滚动几下死去。我想起了“飞蛾扑火”,并引发了蛾是自寻死路、自取灭亡之“庸”,还是毅然决然、不怕牺牲之“勇”的思索。

蝉也有透明的薄翼,算是飞虫,但恐是因太过肥胖,总是栖在林梢不动,“微形藏叶里,乱响出风前”,烦人地“知了知了”,叫了

整个夏天。蝉是夏的主角,唱起来没完没了,扰了无数慵懒的夏日午后。逮它不着,哄它无果,也只得由它去了,困得难受了也便睡去。醒来,蝉还在呼朋引伴地合唱,毫无散场之意。也有大意的蝉失足掉在地上,我抓起来想堵住它的嘴,可竟找不到这声响出自何处。捏着它在耳畔痒呀痒,它依旧“呜呜哇哇”不消停。

夜里,蝉终于退场,可蟋蟀又登场了。它是独奏高手,没有灯光,没有配乐,独自隐在菜畦、花圃间,蹬腿,展翅,振动摩擦出“唧唧吱吱”的旋律。“晓夜鸣不已”,单调是单调些,甚至有些乏味,可这欢愉、雄壮的旋律足以生出“风求凰”的浪漫故事。我曾打开手电,钻入花草间照来照去,却找不到那个“歌手”,还被蚊虫叮了几个大包,悻悻离去。

蚂蚁就安静多了。不飞不跳,不吵不闹,成群结伙地排着长队,迈着轻快的脚步在大地上奔忙。我横了一根树枝,挡住它们的前

路,不远处又堆了几块石子,划了一道深沟。于它们而言,这无疑是天险。我以为它们会绕道或退回,却只见它们开始爬越“山脉”,有的甚至寻得树枝与地面的孔隙钻了过去。片刻又混成一队,有的攀越“山峰”,有的穿越“峡谷”;继而整队越过“壕沟”,踏上坦途。这一路,他们惊心动魄,我也由暗自取笑变得心生敬意,但愿我的调皮没误了人家的大事。

在村里生活久了,虫子朋友真交了不少。瓢虫是叶上的刺客,单星、七星、多星布于鞘翅之上,似是暗藏玄机,它只静静停在那里,不露丝毫;甲虫是勇猛的斗士,黄的、绿的、黑的铠甲披上身,便无所畏惧。有时撞在窗上、灯上,摔落一隅,休整片刻,又翻身起来“嗡嗡”乱飞,撞得“叮当咣啷”;蜘蛛是从容的军师,“摆好八卦阵,稳坐军中帐,单等飞来将”,论手段,论智谋,真的堪称“虫中小诸葛”,当然,有时也将蜂蝶、蜻蜓掳了去,害我慌忙前去营救。

有些虫子面相丑陋,暗藏杀机,打过了,相识了,也从未想过要做朋友。谁愿和令人作呕生厌的蟑螂、臭虫、节虫,令人毛骨悚然的蛇虫、蜈蚣、马蜂做朋友,想必它们也不想和我做朋友呢。

之所以愿意浪费点儿时间,与这些虫子朋友叙叙旧,是因我慢慢想明白了一件事。生命无所谓卑微与高贵,有益还是有害,只是按人的标准评定罢了。能否与人类成为朋友,它们也毫不介意,就在各自领地默默成长,完成自然的托付,重复下一个轮回。

故而,我愿心怀唐僧“扫地恐伤蝼蚁命,爱惜飞蛾纱罩灯”的慈悲善念,与虫子们和平共处,进而推及所有生命,这何尝不是一种世间至美。

虫子朋友,我将在每个惊蛰开启的时光长河的源头等你,即使我成熟得令你再也认不出,抑或你根本就不曾是旧年的你,我也分外珍惜这段共度的缘分,记下这份美好。